

330轶事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一九六三级
330 班入学五十周年纪念





相聚、相知、相敬。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一九六三级330班
入学五十周年纪念

三三〇轶事

文字编审 顾仁虎
版面设计 张铁壁

目录

前言·····	3
卖大字报·····	10
老何喊口号·····	12
“还是那么多”·····	13
一副名联·····	14
恶作剧·····	16
打机井和烧砖窑·····	18
“犯上”和抱打不平·····	21
30 年后的道歉·····	23
调动·····	25
老梁·····	29
老师眼中的“330”·····	31
我被当成了统战对象·····	33
老民当上了人民代表·····	35
“又转入地下了”·····	36
我与运动结缘·····	37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	39
吃元宵·····	42
文革趣事·····	44
大闹五道口·····	49

初访潭柘寺·····	52
回味与珍惜·····	56
文革往事·····	59
我与刘立民、赵仲凯的两张合影·····	62
文革往事回忆·····	64
逝水片花·····	65
北京街头流浪记·····	68
北大又添冤死鬼·····	71
武斗趣事·····	75
忆鹏飞·····	82
一本书·····	84
相册·····	86
63 年入学琐事·····	87
我的第一件收藏·····	90
我参加了 1966 年 7 月 29 日的大会·····	93
文革高潮书山探宝·····	96
永恒的真善美·····	99
我在北大文革中的三次抓人之旅·····	104
我的人事档案·····	109
立民往事·····	113
令人难忘的收音机·····	119
330 轶事十则·····	123
“长风”与“大江”·····	129
那时我们唱的歌·····	130
“四清”杂忆·····	131
纪念孙亦梁老师·····	134
就医记·····	136
理发·····	137
我在北大航海运动队·····	139
我们班上的收音机热·····	142
一张老照片·····	144
串联二则·····	147

后怕·····	149
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152
我的运动生涯·····	153
熊妹子·····	156
惋惜·····	158
难忘 1969 ·····	160
后记·····	164





相聚、相知、相敬。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一九六三级330班
入学五十周年纪念

文字编审 顾仁虎
版面设计 张铁壁

前言

文 友

这是一群老头老太写的杂忆，时间跨度从1963年进入北大到毕业后。52年前，他们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63级的学生。当年技物系有两个专业：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分别用数字“1”和“3”开头编号，接着按年级往下编，比如核物理专业四年级是140，放射化学三年级是330，要是是一个年级还分成两个班级，那就分别用“331”、“332”来标记。63年入学的这批学生，到66年“文革”爆发时是三年级，此后直到70年毕业都没上课，学校也没有再招生，“330”代号一直沿用了下来，我拿来用作本书的书名。更详细准确的代号应该是“6317330”，“63”代表1963级，“17”是技物系在全校所有系里的编号。

当年考上北大的学生，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330”也不例外。和许多外系外班不同的是，“330”有相当多一群思想自由风采各异的同学。文革前，有许多同学活跃在学校的文工团、运动队乃至摄影、棋类等各种社团，成为其中的骨干和主力。文革初期，“技物330”就小有名气，不光是校内，甚至海淀镇上都知道，原因是班上部分同学，曾在海淀街上公开表示过对所谓“破四旧”的不同看法，并且义无反顾地从“八一学校”红卫兵的皮带、棍棒和铁链下，保护了一位黄庄邮局的职工。当时还是该校初中一年级学生的习近平，和另两位小同学，曾找到我们住的宿舍，来交换对“文革”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这段交往持续到67年夏天，并且在颐和园

游玩时拍照留念。

已经仙逝的老民（刘立民）曾告诉我，当年的班主任周维金老师，几十年后只要一提起我们330班，可以眉飞色舞地说出许多同学调皮捣蛋的“劣迹”。在外人看来，我们班有一群“痞子”，不守规章制度，不服管教，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令管理我们的工宣队、军宣队十分头疼，甚至指责我们班“歪风邪气”盛行。可这群“痞子”恰恰正是班上的灵魂和中坚。他们思想自由，见解独立，不迷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他们爱憎分明，不畏权势，敢于向极左路线和思潮抗争。他们坚守做人的底线，不阿谀逢迎，不见风使舵，不和违背人性的过火行为同流合污。他们尊师爱友，重情厚义，在恶风逆浪中尽力保护同学老师。半个世纪过去，岁月的长河湮灭了许多往事，但330的轶事却历经沧桑并未磨灭。

回忆往事，重温当年五味杂陈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有爱有恨的岁月。当年的我们，风华正茂，胸怀理想，在最高学府的科学殿堂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谁料想风云突变，“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北大成为漩涡的中心。十年浩劫，让我们学业荒废，坠落到社会最底层历经磨难。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也趟过污泥浊水、甚至急流险滩，当生命之舟将要回归到永恒的港湾前，一切恩怨情仇已不再重要，惟有温情与友爱像一缕淡淡的幽香，长流在我们心田。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今天，我们将《330轶事》奉献给各位，留给后人，愿人们热爱并永远记住这帮五十年前的毛头小伙和大姑娘，记住他们在那个荒唐年代对真、善、美的追求。

（乙未孟夏于梁溪石友庐）





罗英铭



左伯莉



刘平



张铁壁



郭建栋



章士伟



刘永顺



任鸿风



陶令煌



魏启元



张从



刘晓地



刘立民



王寿松



赵仲凯



梁植林



魏根拴



刘红果



卢殿荣



李荣岐



赵秀琴



屠鹏飞



吴紫林



冯明石



马铭



熊秋菊



邱飞洲



夏健祥



王炽发



曹泰生



杨明敏



俞小平



余良芸



顾仁虎



徐问文



程汉良



林升清



黄樱清



陈永照



游金扬



何法信



黄孝华



周振琦



钟富团



洪品杰



梁正路



向文秀



叶成炯



郭直惟



郭青荪



郑世忠

学生时代



同学近年照（缺王炽发、曹泰生和王寿松的照片）

目录

前言·····	3
卖大字报·····	10
老何喊口号·····	12
“还是那么多”·····	13
一副名联·····	14
恶作剧·····	16
打机井和烧砖窑·····	18
“犯上”和抱打不平·····	21
30 年后的道歉·····	23
调动·····	25
老梁·····	29
老师眼中的“330”·····	31
我被当成了统战对象·····	33
老民当上了人民代表·····	35
“又转入地下了”·····	36
我与运动结缘·····	37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	39
吃元宵·····	42
文革趣事·····	44
大闹五道口·····	49

初访潭柘寺·····	52
回味与珍惜·····	56
文革往事·····	59
我与刘立民、赵仲凯的两张合影·····	62
文革往事回忆·····	64
逝水片花·····	65
北京街头流浪记·····	68
北大又添冤死鬼·····	71
武斗趣事·····	75
忆鹏飞·····	82
一本书·····	84
相册·····	86
63 年入学琐事·····	87
我的第一件收藏·····	90
我参加了 1966 年 7 月 29 日的大会·····	93
文革高潮书山探宝·····	96
永恒的真善美·····	99
我在北大文革中的三次抓人之旅·····	104
我的人事档案·····	109
立民往事·····	113
令人难忘的收音机·····	119
330 轶事十则·····	123
“长风”与“大江”·····	129
那时我们唱的歌·····	130
“四清”杂忆·····	131
纪念孙亦梁老师·····	134
就医记·····	136
理发·····	137
我在北大航海运动队·····	139
我们班上的收音机热·····	142
一张老照片·····	144
串联二则·····	147

后怕·····	149
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152
我的运动生涯·····	153
熊妹子·····	156
惋惜·····	158
难忘 1969 ·····	160
后记·····	164



卖大字报

顾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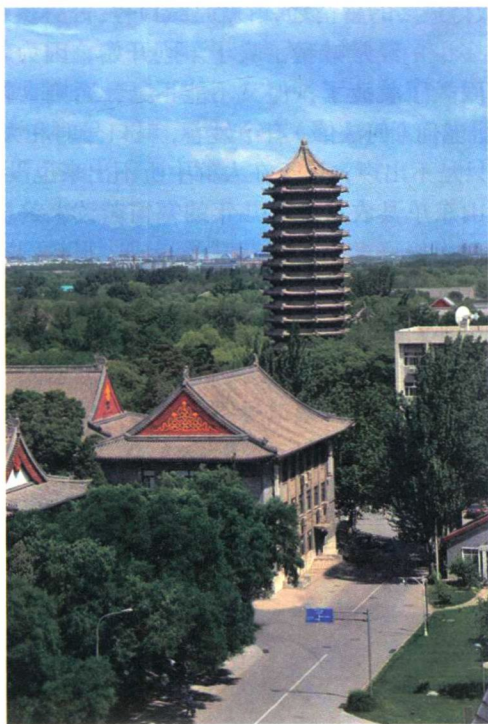
文革时消耗量最大的，大概是写大字报的纸和粘大字报的浆糊了。大字报一般都是用毛笔写在整张的白纸上，卷成一卷，手握或夹在胳肢窝，另一人拿一桶浆糊，再拿一把刷浆糊的笞帚。贴的时候两个人配合，一人用笞帚往墙上刷浆糊，另一人马上将纸覆盖上去，再用笞帚在纸上“刷、刷”两下，使之粘平服。

那时的北大校园里，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大字报的数量，毫不为过。但凡人迹稍多的教学楼、办公楼、饭厅、宿舍楼甚至澡堂、小卖部的墙上，统统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两边、三角地等处地上打了桩，竖起一根根木杆或竹竿，两柱间用木板条横向连接，然后用铁丝绑上苇席，建起一排排一人多高的席墙，也全都贴满。比较有“分量”、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按传统都贴大饭厅墙上，因此三角地一带，看大字报的人头攒动，成为当时的一个景观。因为“报多墙少”，加上派性原因，有的大字报刚贴出不久，就被后来者覆盖。大字报的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多展示几天，往往用哀求的语气写上一句：请保留几天或保留到哪一天。这样“前覆后盖”，一层又一层的大字报，厚度可达近2、3公分，然后因为承受不住地心引力而耷拉下来。

穷学生囊中羞涩，就有人想到生钱的机会。2、3公分厚的大字报，包括刷的浆糊和粘的土，分量不轻。如果把已经耷拉下来的这又厚又重的废纸送到废品收购站，确是一笔可观的外快。然而也有风险，因为撕大字报，说不定会被扣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打成“现

行反革命”，或者引起两派间的摩擦。因此，我班何法信、罗英铭、梁植林、杨明敏、郭直惟、曹泰生、张铁壁、郑世忠、俞小平等，开头是在夜深人静时“上班”，我好像也参加过两次，捡那些掉在地上的大字报，撕下那些耷拉下来的，绑成一捆捆拖回去，藏在41斋南边与围墙间的角落。第二天送往海淀洩水湖的废品收购站，5分钱一斤，一手交货一手领钱。干一回，少则五、六元，多则九、十元，哥们几个的饭钱酒钱全有了。干了几回，好像也没人管，胆子渐渐大了，有时白天也出动。卖废品前，不知谁出的主意，往纸卷里塞两块破砖，还能多卖俩钱。那段时间，“海顺居”¹常有我们的身影。

注1：海淀街上的饭馆。



老何喊口号

顾仁虎

文革中，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就是喊口号。开一次会，游一次行，口号要喊不知多少，经常喊哑了嗓子。刚开始，因为新鲜好奇，还有些热情，时间久了就累了，但又不能不喊，否则大帽子扣下来可不得了。我们班老何（何法信）有个妙着，喊口号时和大家一样举手，一样动嘴皮，只是不出声，反正在人群中听不出来也没人注意。

老何来自山东单县农村，十几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考上了国内最高学府，一心想好好念书，以期学业有成，报效国家和桑梓。没想到来了文革，读不成书蹉跎岁月。对当时全国上下发疯似的狂热现象，诸如红海洋、破四旧、早请示、忠字舞等等，大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十分苦闷，只能跟挚友老郑（郑世忠）一起倘佯山水，互吐心曲，一泄胸中块垒。喊口号不累的窍门，也只能在几个好友中传授，大家秘而不宣。